



二、迫式礼，伤孩心

中国历来重“礼”，主张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，以“礼”维“和”，即是以礼貌言行维持和谐群己关系，也是“给自己长脸”。“脸”（面子）于国人而言，是声望、地位，是因他人、社会对自身评价而得的，如俗语所说“架子是自己丢的，面子是别人给的”。为此，在国人眼中，与他人交往，立社会之中，往往追求“赏脸”，尽量避免“丢脸”。因而，“礼”理所当然地成为群己交际的调和剂，当要实现某些或许会损害和谐群己局面的言行时，为给自身“长面子”，给对方“留面子”，借用“礼”这一公关策略，实属常态。但成年人在阅历浸润下尚且对这一常态化手段难以运用自如，更何况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，使用礼貌时，其中暗藏的弯弯绕绕，实在难以匹配未成年人简单直接甚至单纯无邪的思维。未成年人往往会依长辈之意行事，如此一来，在某些用礼情境，长辈为维持和谐群己关系，就很可能间接伤害孩子的心。

第一，强迫谦让，自我身份的厌弃。

《孔融让梨》这一传世佳话，每每谈起，总为人津津乐道，不单称赞孔融的天资聪颖，更称颂孔融年纪虽小却知礼节。一句“我小儿，法当取小者”，又一句“树有高低，人有老幼，尊老敬长，为人之道也”，把中华传统美德“谦让”诠释得淋漓尽致、明明白白，故成为家庭之内、学校之中的教育榜样。

所谓谦让，是指谦虚地礼让或退让，是中国式礼貌的典型代表。毫无疑问，孔融“尊老爱幼”的谦

让之礼着实令人钦佩，确实值得学习的，不在于他懂礼，而在于他行礼，而此“行”出自内心，完全自发，正如故事所言“融遂按长幼次序而分，各得其所，唯己所得甚小”。这就是谦让之礼的本意。

可在我们以礼说教的生活场景中，谦让之礼却简言之谓“大让小”，用“强迫谦让”营造所谓的和谐氛围，此种情况在孩子当中尤为常见：小孩相处简单直接，争玩具、抢零食等琐碎小事常被宝爸宝妈诟病，每每遇此事，一句“你大些，理应让小的”，借此教孩子谦让，却不知这一所谓“中国式礼貌”换来的，是小孩的不情不愿，小孩的洋洋得意。如此一来，在孩子简单的思维中只看到自己被迫“礼让”的结果，谦让之礼的本意就此被曲解，强迫谦让这一举动也因此被唾弃。甚至被强迫谦让的孩子会萌发“凭什么要让我讨厌当大的”的想法，这是孩子对自我身份的厌弃，因个人的不好经历对自我认同感的贬低。这也许是孩子心理缺陷浮现的预兆，会对孩子个人行为有所影响，或不听劝告、或内心自卑等心理状况随即而出。

第二迫，逼迫展示，恐慌心态的埋藏。

“晒娃”“炫娃”早已是各大社交平台、交际场合的高频动词，在一个个展示舞台上，孩子向周边传播自身习得的功绩，于己而言是成长的见证，实属好事一桩。可展示一旦与面子挂钩，成为家长炫耀的资本，大人茶余饭后的娱乐，长辈脸上贴金的法宝，这一人前展示的中国式礼貌就会彻底变味。当孩子出现犹豫神态、扭捏姿态而遭到成人摆脸色时，实则是孩子被“逼迫展示”。这“逼迫”充斥着成人

满满的欲望，使得这些孩子在天真单纯的情况下被迫早早进入成人的“面子世界”，被迫跟着成人用所谓的“中国式礼貌”周旋于各式各样的社交平台、交际场合，这于成人而言司空见惯，于孩子而言，却有负面影响。

因为逼迫展示冲撞了孩子的未成熟状态，正如教育学家约翰·杜威所言，“常态的儿童和常态的成人都在不断生长，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生长不生长的区别，而是各有适合不同情况的不同的生长方式，儿童生长的首要条件是未成熟状态。”以孩子展示才艺这一成人眼中的“中国式礼貌”作为应酬的手段，使得原本涉世未深的孩子显得更加手足无措，一边顶着众人观望的眼光，一边顶着家长投来的目光，“晕台”情况常有出现，这可能让孩子心里埋藏一颗恐慌的种子，使得原本天真活泼的孩子因逼迫的压力而有“社恐”的态势出现，于孩子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第三迫，被迫比较，自信心的下降。

“别人家的孩子”这一网络用语既有调侃之味，调侃自身与“他们”千差万别，调侃自身对“优秀”望尘莫及；也有嘲讽之意，嘲讽父母对孩子“吹毛求疵”，嘲讽父母与孩子存有“信任危机”。这一口头禅是中国父母特有的“谦虚之礼”，是各大宝爸宝妈交往场合的高频词汇。在父母看来，这种“卑己尊人”的圆融话语是筑牢群己关系不可或缺的客套策略，通过“贬低自家娃，抬高别家娃”给他人“留面子”，取悦他人之余，也能为自己树立“谦虚有礼”这一美好公共形象，于父母、于他人甚至于交往局面而言，均有益处。

